

文獻通考

經籍考卷二
百三十二之
二百三十四

二百三十二

集

別集

宋

二百三十三

集

別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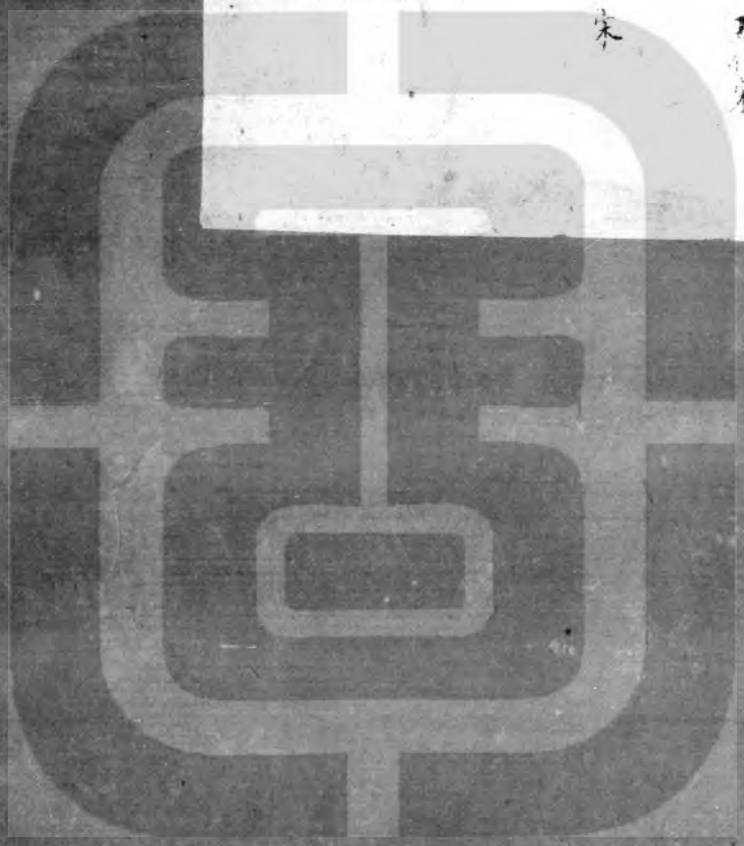
宋

二百三十四

集

別集

宋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二

鄱陽馬端臨

經籍考

集

元子十卷 琦玆子一卷 文編十卷

晁氏曰唐元結次山也後魏之裔天寶十三年進士復舉制科授右金吾兵曹累遷容管經略使始在商餘山稱元子逃難入琦玆洞稱琦玆子或稱浪士漁者稱為聾叟酒徒呼為湯叟及官呼為湯郎因以命其所著結性耿介有憂道閔世之意逢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聲牙豈獨其行事而然其文辭亦如之然其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在當時名出蕭李下至韓愈稱數唐之文人獨及結云

陳氏曰蜀本但載自序江州本以李商隱所作序冠其首蜀本拾遺一卷中興頌五規二惡之屬皆在焉江本分置十卷

容齋洪氏隨筆曰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紆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滂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容方國二十國事最為譎誕其略云方國之僮盡身皆方其俗惡圓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曾露心曰此心圓耶圓國則反是言國之僮三口三舌相乳國之僮口以下直為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逮至云惡國之僮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僮父母見子如臣見君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僮子孫長大則殺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此書雖不作可也惜哉

高氏子略曰元子曰人之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草木不如

毒其形毒其命人之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郡縣不如媚於
廐媚於室人之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聚積不如貪於道貪
於閑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貪溺不如忍於貧苦忍
於棄廢英哉斯言次山平生辭章奇古不蹈襲其視柳柳州又
英崛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猶有一說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
容也如江漢諸詩所以寫宣王中興之美者皆係之雅唐既中
興而磨崖一碑乃以頌稱湯郎豈不能致思於此耶初結居商
餘山著書其序謂天寶九年庚寅至十二年癸巳一萬六千五
百九十五言分十卷是蓋有意存焉卷首有元氏家錄具紀其
世次

杜工部集二十卷

集外詩一卷

註杜詩二十卷

蔡興宗編杜詩二十卷

趙次公註杜詩五十九卷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二

晁氏曰唐杜甫子美也審言之孫玄宗朝獻太清宮享廟及郊
奏賦三篇使待制集賢院宰相試文再遷右衛率府胄曹終於
劍南參謀檢校工部員外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
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數當寇亂挺節無汙爲歌詩傷時
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集有王洙原叔王琪君玉序本朝
自原叔以後學者喜觀甫詩世有爲之註者數家率皆鄙淺可
笑有托原叔名者其實非也呂微仲在成都時嘗譜其年月近
時有蔡興宗者再用年月編次之而趙次公者又以古律詩雜
次第之且爲之註兩人頗以意改定其誤字云

陳氏曰按唐志六十卷小集六卷王洙原叔蒐裒中外書九十
九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五篇古詩三百九十九近體千有
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爲先後別錄
序爲二卷合二十卷寶元二年記遂爲定本王琪君玉嘉祐中

刻之姑蘇且爲後記元稹墓銘亦附第二十卷之末又有遺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集刊附集外蜀本大略同而以遺文入正集中則非其舊也世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韻者幾不可讀然開元以前文體大略如此若三大禮賦辭氣壯偉又非唐初餘子所能及也

校定杜工部集二十二卷

陳氏曰秘書郎黃伯思長睿所校既正其差誤參考歲月出處異同古律相間凡一千四百四十七首雜著二十九首別爲二卷李丞相伯紀爲序

吳筠宗元先生集十卷

晁氏曰唐吳筠撰前有權德輿序筠字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隱於南陽天寶初召至京師請爲道士居嵩山已有勅待詔翰林筠知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乃東游會稽往來天台剡中

與李白孔巢父誦唱大曆中卒弟子謚爲宗元先生筠通經義美文詞性高鯁其待詔翰林也特承恩顧高力士素奉佛嘗短筠於帝故所著文賦深詆釋氏頗爲通人所譏云

陳氏曰筠舉進士不中第爲道士居嵩陽觀待詔翰林爲高力士所惡而斥事見隱逸傳傳稱筠所善李白孔巢父歌詩相甲乙巢父詩未之見也筠詩固不碌碌然豈能與太白相甲乙哉
獨孤及毗陵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獨孤及至之也洛陽人天寶十三年舉洞曉玄經科代宗初爲太常博士舒濠州刺史政最捷常州卒于官及幼有成人之量徧覽五經觀其大義而有章句學爲文以立憲誠世褒賢過惡爲用長於議論唐實錄稱韓愈師其爲文云集門人有李舟梁蕭前後序末載崔祐甫碑誌

陳氏曰及子曰郁字古風亦有名韓退之誌其墓

楊評事文集

楊凌撰柳子厚作後序曰楊君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著述學富識遠才誦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而天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恩河東裴秦武都符義甫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塔遠遊賦七夕賦皆文人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言子也其可謂具體者歟

濮陽吳君文集十卷

唐吳撰武陵人也柳子厚序略曰其為詞賦有飛狗冒陵偕之志其為詩歌有交大人王公之義其為誄志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

毛欽一集二卷

陳氏曰唐荊州長林毛欽一撰長林今荊門屬縣欽一上諸公書自稱毛欽一字傑而或以傑為名唐人以字行者多矣自號雲夢子開元中人

戎昱集三卷

晁氏曰唐戎昱撰初李晟廉察桂林月夜聞隣居吟詠之音清暢遲明訪之乃昱也即延為幕賓因飲席調其侍兒晟微知其意即贈之昱感怍賦詩有恩合死前誦之句又為衛伯玉荆南從事歷辰虔二州刺史

陳氏曰其姪孫為序言弱冠謁杜甫於渚宮一見禮遇集中有哭甫詩世所傳在家貧亦好之句昱詩也

劉虞部集十卷

陳氏曰唐虞部郎中劉商子夏撰武元衡為序集中有送弟歸懷州舊業序言高祖當武德經綸勳在三府按武德功臣有劉

文靖弘基政會史皆有傳文靖之後誅絕弘基政會傳後無所考未詳何人之後也胡笏十八拍行於世

梁補開集二十卷

陳氏曰唐右補開翰林學士安定梁肅敬之撰崔恭為之序首稱其從釋氏為天台大師元浩之弟子今按獨孤及集後序稱門下生頗述師承之意韓愈亦言其佐助陸相貢士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聞然則梁固名儒善士也而獨以為師從釋氏者何哉

陸宣公奏議十二卷

晁氏曰唐陸贄敬輿也嘉興人大曆八年進士中博學宏詞書判拔萃科德宗初為翰林學士從奉天還為中書舍人平章事贄在奉天日下詔書數百初如不經思遠成皆周盡人情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悔以感人心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

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叛者革心上從之故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腹心有助馬舊翰苑集外有榜季集五卷議論集三卷元祐中蘇子瞻乞校正進呈改從今名疑是時裒諸集以成云

陳氏曰權德輿為之序稱制誥集十三卷奏草七卷中書奏議七卷今所存者翰苑集十卷榜子集十二卷序又稱別集文賦表狀十五卷今不傳

東坡蘇氏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曰臣等猥以空疎備真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媿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以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

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
為能而贊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德
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斂而贊以散財為急至
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
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持有功如斯之流未易悉數可
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真觀可
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相與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
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
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
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
為治但聖言幽遠未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
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
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
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權丞相集五十卷

晁氏曰權德輿載之也秦州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貞元十
年知制誥累官中書舍人元和五年以禮部尚書平章事德輿
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詩賦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
未曾一日去書其文雅正瞻縟當時公卿功德卓異者皆所銘
記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縉紳
羽儀其兩漢辨亡論世祖封不義侯議世多稱之嘗自纂制誥
集五十卷揚憑為序今亡逸文集孫憲孫編次揚嗣復為序

陳氏曰德輿父皋以不汙祿山見卓行傳其子瑒為中書舍人
効李訓亦能世其家性寬和而大體文亦純雅宏瞻三世名迹
可謂名門矣墓碑韓昌黎所為序文言九年掌誥自纂錄為五
十卷不在此集內今未之見

韓昌黎集四十卷 集外文一卷

晁氏曰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進士累擢知制誥進中
書舍人遷吏部侍郎為京兆尹與李紳不協紳出愈罷為兵部
俄復舊劉昫唐書稱愈恃才肆意蓋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
宗元為羅池神而愈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
為作諱辨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新
書稱愈三歲而孤自知讀書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性明銳不
為詭隨每言文章自相如子長後作者不出出故深探本原卓
然樹立成一家言造端置辭要為不蹈襲前人者議者謂舊史

譏其文章甚紕繆固不待辯而新史褒其造端置辭不蹈襲前
人亦未為知愈蓋愈之置辭字字悉有據依其造端如毛穎傳
進學解之類皆有所師範云其集屢經名人是正其舛訛絕少
但編次殊失倫類有暇者宜再編之

李漢文集序略曰先生幼孤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
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
瀚沚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
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
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
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
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本傳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利以模刻偽
以真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無抵牾

人者又云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與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為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其它文造端置辭要不為蹈襲前人者惟愈為之沛然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遂不及遠甚

程子曰韓退之晚年為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

歐公詩話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

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物強而然與坐客皆為之笑也

陳氏曰李漢序公文言辱知最厚且親收拾遺文無所失墜者懼後之人偽妄輒附益其中也外有註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官不在集中今實錄在外集然則世所謂外集者自實錄外皆偽妄或韓公及其壻所刪去也南陽者唐東都之河陽春秋傳晉於是始啓南陽者也新書以為鄧州非是方崧鄉年譜辨之詳矣

陳氏曰金堂樊汝霖澤之撰汝霖嘗為韓集譜註四十五卷又集其碑誌祭文序譜之屬為一編此是也譜註未之見汝霖宣和六年進士仕至瀘帥以卒玉山汪端明志其墓

韓昌黎集四十卷 外集一卷 附錄五卷
年譜一卷 舉正十卷 外抄八卷

陳氏曰年譜洪興祖撰莆田方崧卿增考且撰舉正以校其同異而刻之南安外集但據嘉祐蜀本劉燁所錄二十五篇而附以石刻聯句詩文之遺見於它集者及葛嶠刻柳文則又以大庾丞韓郁所編註諸本號外集者并考疑誤輯遺事共為外抄刻之

校定韓昌黎集四十卷 外集十卷

陳氏曰晦庵朱侍講熹以方氏本校定凡異同定歸一多所發明有益後學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愚按方氏用力於此集勤矣外集刪削甚嚴而存此書以見其邀速常語初無崇信之說但欲明世間問答之偽而不悟此書為偽之尤也蓋由歐公跋語之故不知歐公自以易大傳之名與己意合從而實之此自通人之一蔽東坡固嘗深辨之然其謬妄三尺童子所共識不待坡公也今朱公決以為韓筆無疑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迺殆不可解今按外集第七卷曰疑誤者韓郁注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為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尔其書蓋國初所刻故其謬如此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齋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之妄也然其妄甚白亦不待此而明

朱子韓文考異序曰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為佳本予讀之信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二本也原

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為涉田氏廟改天明為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為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脫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為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本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之手彙而正之者豈盡劉向楊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為重輕也抑韓子之為文雖以力去陳言為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為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柳柳州文集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子厚也河東人貞元九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終於柳州刺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微既竄斥湮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悲惻在柳州進士走數千里從學經指授者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劉禹錫序之韓退之言吾嘗評其文深雄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為然陳氏曰劉禹錫序言編次其文為三十二通退之之誌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當時本也或云沈元用所傳穆伯長本

柳先生集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別錄二卷 撫異一卷
音釋一卷 附錄二卷 事迹本末一卷

陳氏曰方崧卿既刻韓集於南安其後江陰葛嶠為守復刊柳集以配之別錄而下皆嶠所裒集也別錄者龍城錄及法言注五則龍城近世人偽作

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陳氏曰姑蘇鄭定刊於嘉興以諸家所註輯為一編曰集註曰補註曰章曰孫曰韓曰張曰董氏而皆不註其名其曰重校曰添註則其所附益也

韓柳音辨二卷

陳氏曰南劍教授新安張敦頤撰紹興八年進士也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 外集十卷

晁氏曰唐劉禹錫夢得也中山人貞元九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貶朗州司馬元和十年召還欲任以南省郎作玄都觀看花詩譏忿當路出為播州刺史裴度以母老為請得易連州入為

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以詆權近俄分司東都遷賓客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禹錫少工文章恃才而廢老年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遣素善詩晚節尤精白居易推為詩豪嘗言其詩在虞應有神物護持禹錫早與柳宗元為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白居易為詩友號劉白雖詩文似少不及然能抗衡二人間信天下之奇才也

陳氏曰集本四十卷逸其十卷常山宋次道裒輯其遺文得詩四百七篇雜文二十二篇為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

夢得自言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雋而膏味無窮炙而愈出也後村劉氏曰夢得詩雄渾老蒼沈著痛快小家數不能及絕句尤工又曰夢得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朝其詩尤多感慨惟在人雖晚達於樹吐冬青之句差開婉荅樂天云莫道棄榆晚為霞尚滿天亦足以見其精華老而不竭

韋處厚集七十卷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撰劉禹錫序略曰按公未為近臣以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數千難以權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

裴晉公集二卷

陳氏曰唐宰相裴度中立撰

李觀文編三卷 外集二卷

晁氏曰唐李觀元賓也華之從子貞元八年進士中宏詞科終太子校書郎觀為文不襲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擅名陸希聲大順中編觀文為之序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其後蜀人趙昂又得其安邊書至晁錯論一十四首為後集二卷頃年予從父詹事公掌誥命嘗以四之日為四日不學者闕然以為非今觀集中亦云尔乃知本于此

陳氏曰元賓與韓退之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明年試博學宏詞觀中其科而愈不在選顏子不貳過論其年所試文也又一年觀年二十九而卒愈為之志銘使觀不死豈可量哉

歐陽集十卷

永氏曰唐歐陽詹行周也泉州人終國子四門助教閩人不肯北官及常袞為觀察使興學勸士舉進士自詹始與韓愈李觀李絳貞元八年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云此集李貽孫纂

韓退之作詹哀辭稱詹甚美大意謂詹竟舉京師將以為父母
然又云其德行信於朋友而唐小說載詹惑太原一妓為賦
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之詩卒為之死今集中亦載焉若然
則詹之志豈在其父母哉有德行者乃尔耶
陳氏曰詹亦韓愈同年進士考其集中各有明水賦詹亦蚤死
愈為之哀辭尤拳拳焉李翱作傳而李集不載其序福唐廡使
李貽孫所為也詹之為人哀辭可信已黃璞何人斯乃有太
原函髻之謗好事者喜傳之不信愈而信璞異哉高城不可見
之句樂府此類多矣不得以為實也

呂衡州集十卷

晁氏曰唐呂溫和叔也一字化光河中人貞元十四年進士以
善章執誼王叔文起家再命左拾遺同張薦使吐蕃元和初使
還累遷知御史雜事再貶道州刺史徙衡州温從梁肅為文章
規摹左氏藻贍精富流輩推尚劉禹錫為編次其文序之云古
之為書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
故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為上篇今集先賦詩後
雜文非禹錫本也

陳氏曰温本善章王儼使絕域得免在八司馬之數而終以好
利敗與竇群羊士諤暉比傾誣宰相李吉甫謫死屢校不懲至
於滅耳此所以為小人歟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二

